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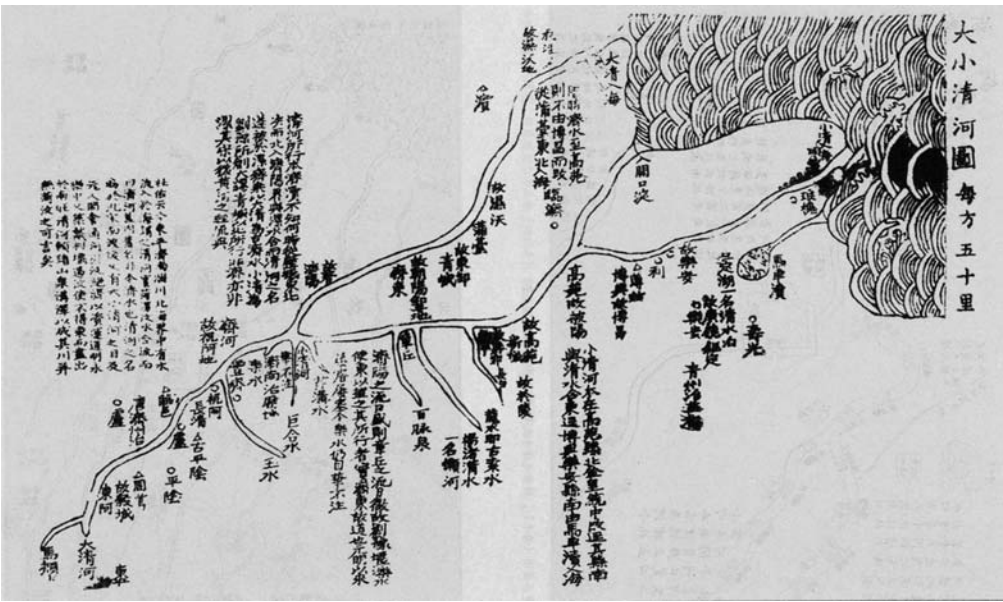


# 黄河抢滩大清河 三河古道现济北

## ——济南黄河故事①

编者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洪水向东北横穿运河、夺大清河经山东利津入渤海。济南城北的大清河,自此变为黄河行经的水道,黄河自此与济南结下不解之缘。从1855年至今的167年间,济南这座城市的命运与黄河休戚相关。那么,黄河与济南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由济南市档案馆编纂的《照片里的黄河故事》一书近日由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此书以近200幅历史图片唤醒济南黄河记忆,以图片解读的形式展现济南黄河近170年的变迁,为读者直观了解济南黄河故事、感受生生不息的黄河精神提供了一种全新读本。本报《博物周刊》从本期开始将选刊该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1771年《大小清河图》,采自乾隆《东平州志》。

□雍坚

清咸丰五年(1855)春天,在翼王石达开指挥下,太平天国西征军于湖口九江一战绝地反击,湘军主帅曾国藩战败后投水自尽,后被随从救起。当南方战事惊动清廷朝野之时,北方又出了大事。当年农历六月十九,河南省兰仪铜瓦厢三堡以下的无工堤段溃决,洪水向东北横穿运河、夺大清河经山东利津注入渤海,黄河近700年南下夺淮入海的局面就此结束。

这是黄河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改道,当时清廷下令“暂行缓堵”。除资金紧张、内忧外患外,未能形成统一的治河方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

据史料记载,此次黄河大改道后,原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头上。当时,濮州、范县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黄水横流。决口当年,山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巨浸之中,人口死者不可胜计。”

济南之名,始自汉初,因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济水之名,今天听起来已经十分陌

生,但在秦末汉初的典籍《尔雅》中,它与长江、淮河、黄河并称为“四渎”。在古人眼里,济水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部分。“河北之济”为发源于河南济源县王屋山的洸水,在今河南武陟县南流入黄河;“河南之济”为黄河分出的一条支流。由于黄河以北的洸水与黄河以南的济水隔岸相对,古人就将其当成了一条能跨越黄河独流入海的河流。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看,“河北之济”与“河南之济”其实是两条河。黄河以南之济水,从黄河分出后,经过在茌泽沉淀,再加上茌阳与郑州之间的京、索、须几条清流,沿途再汇入菏水、汶水、玉水(玉符河)、洸水、巨合水(巨野河)、百脉水等众多支流,东流入海。可以说,这是一条泽被河南、山东的大河。今济南市区及平阴、长清、历城、章丘等县区古时都属于济水流域。

自东汉以后,济水从黄河分流时所携带的泥沙,使茌泽逐渐淤塞。隋代开挖通济渠后,济水的巨野泽以上河段日渐湮废,巨野泽以下河段逐渐以称“清水”为主,但济水之名不废。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说:“今东平、济南、淄川、东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谓之‘清河’,实菏泽、汶水合流,亦曰‘济水’”。北宋熙宁十年(1077),黄河决口汇集于梁山泺,然后又形成南北二派,南派由泗水进入淮河,时称“南清河”,北派进入清河(济水),与清河中的荷、汶二水合流,称“北清河”。因水势汹涌,黄河水挟北清河水至历城东北华山一带后,又冲脱济水故道,向东北闯入漯水河道,行经济阳、齐东、青城、滨州后,

又舍弃漯水河道,涌入黄河故道,从而流入大海。

南宋初年,济南降将刘豫在金朝扶持下建立伪齐政权(1130—1137)。为便于将广饶一带的海盐运至历城再分销各地,刘豫征集民工在历城华山筑泺堰,使泺水分流,北支入北清河,南支导入济水故道,沿途开挖、疏通,使之蜿蜒东流约五百里,至马车渎入海。此河因傍依改道后的清河——北清河,遂名“小清河”,而北清河与之相对,得名“大清河”。伴随着大、小清河的形成,古济水河道在山东境内被大清河和小清河各据一段,分界点就位于历城华山,由此往上游的古济水河道属大清河,由此往下游的古济水河道变成小清河。

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后,夺大清河至利津入渤海。济南城北的大清河,自此变为黄河。此段河道自古至今先后为济水、大清河、黄河所流经,堪称“三河古道”。



《照片里的黄河故事》,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11月出版。

□李忠新

纪录大片《城子崖》日前在央视和山东卫视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也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经历的城子崖的那些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济南市章丘区(当时为章丘县)龙山镇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的龙山镇刚设立不久,新的党委政府确定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思路,力争把龙山文化优势最大程度发挥出来,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众所周知,位于龙山镇龙山村东北方向的城子崖遗址是著名的龙山文化发现地和命名地。

20世纪30年代初,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的重大事件,它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创下了众多全国“第一”。这次发掘中,首次发现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化——龙山文化,引发学术界的震动,促使中国文化来源问题的大讨论发生重要转折,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序幕,城子崖遗址也因此获得了“中国考古圣地”的殊荣。

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为我们揭开了尘封4000多年的史前世界的神秘面纱。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父老也因此倍感自豪。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不少群众竞相向政府捐献文物,最多的一位老乡运来了一地排车陶器,弄得一间屋子装不下了,为此,在办公条件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镇政府又专门腾出两间做临时存放点。有一位龙山村的老人生省吃俭用,痴迷于文物收集保护,远近闻名,传为佳话。为了弘扬龙山文化,扩大对外影响力,镇党委积极策划争取,在济南日报农村版《济南农民》报推出了该报的首个专版《古镇生辉》,全面推介龙山镇和龙山文化。当地党政和干部群众不遗余力保护、宣传龙山文化,让城子崖之光不断闪耀,吸引了更多人的瞩目,逐步形成了一股“龙山热”。

当时,不少文化名流纷纷把目光投向城子崖,为光大龙山文化尽心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知名专家汪易扬先生毅然放弃都市生活,前来协助创建了龙山黑陶研制厂和黑陶研究所,并担任艺术顾问,把自己独创的狂草人物画呈现到黑陶艺术上,为丰富新时期的龙山文化做出了贡献。

雕刻名家石可先生多次来城子崖寻根问道,有感而发,留下了“温故知新,任重道远”的感慨,著名画家于希宁先生以80多的高龄实地品味城子崖,写下了“古为今用”的期许。王朝闻、钱绍武、仇志海诸先生为龙山黑陶艺术的延展升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城子崖也没有被考古学家存入“博物馆”,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人们对复杂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认识过程的长短,结论准确与否,既取决于工作的深度,更取决于学科的发展程度。对城子崖“黑陶文化期城”的认识就是如此。人们对黑陶文化期城即龙山文化城,一直存有怀疑,因而成为城子崖考古和中国考古学一桩长期的学术悬案。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岳石文化从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分离出来,人们又提出了城子崖遗址是否也存在岳石文化遗存的问题。

为此,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学海所长主持下再次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又获重大发现。城子崖遗址是一个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三个时期的城址堆积。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垣由堆筑方法筑成,城属台城,有南北门,其间有道路连接。城子崖龙山文化丰富的堆积,复杂而明确的地层,大量的陶器,可望建立该地区系统可靠的龙山文化编年,对深入龙山文化与海岱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探索与西邻北邻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起到促进作用或成为可能。确认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的黑陶文化期城是座岳石文化城,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垣采用版筑技术筑成,是中国最先发现有夯筑城垣的夏代城。它又是当时全国第一座历经龙山和夏代连续使用时间最久的早期城址。它对研究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时代、城市起源、文明起源、夷夏关系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91年10月12日至17日,“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济南隆重召开。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我,有幸参与相关协调服务工作。

这次会议可谓大咖云集,盛况空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等给会议发来了贺信;宿白、石兴邦、徐苹芳、严文明、黄景略、黄盛璋、管东贵、秋山进午等著名考古学家、专业人士70余人欢聚一堂,缅怀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艰苦创业和功绩,回顾、总结龙山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成就,考察了城子崖遗址及发掘现场,围绕城子崖考古新成果、龙山时代和中国文明起源等课题,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热烈争鸣,学术空气浓郁,这是山东文物考古界的首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全国考古界的一次盛会。讨论会后出版的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龙山文化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作进展的广度、深度,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和达到的研究水平。当时,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场景,这么多的学者专家,考察现场一下子来了那么多车辆,那么多中外学者,老百姓也像过节一样前来看热闹,形成了同心聚力的浓厚氛围,整个活动非常圆满。与会专家欣然命笔,为龙山文化签名留言,给盛会留下了宝贵记忆。后来,周谷城先生题写的“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更是难能可贵,百看不厌。

1994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的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首届田野考古二等奖(一等奖空缺)。龙山城和岳石城的发现被评为1990年和“七五”期间全国考古双十大新发现。城子崖遗址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

城子崖从远古走来,越走越深,越走越实。如今,凝结成了“中国龙山,泉韵章丘”的城市形象品牌,打造出了从“龙山三珍”源起的“龙山味道”系列文创产品,走入千家万户,让“家乡的味道,情感的味道,文化的味道”成为长久的味道,为今天分享、品读中国考古圣地“城子崖”平添了许多意趣,也增添了文化自信的力量。